

香港
百年

空间 建筑百年 之旅

陈翠儿 蔡宏兴 主编
香港建筑师学会统筹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TU-862/45

2007

香港建筑百年

陈翠儿 蔡宏兴 主编 香港建筑师学会统筹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 / 陈翠儿等编著.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410-3234-9

I. 空… II. 陈… III. 建筑艺术 - 香港 IV.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024 号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

KONGJIAN ZHI LU XIANGGANG JIANZHU BAINIAN

- 统 筹 圖 香港建筑师学会
主 编 陈翠儿 蔡宏兴
作 者 陈翠儿 蔡宏兴 林社铃 何志清 冯永基 陈丽乔
张海活 杨炜强 长濑礼子 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
吴启聪 黄斯龄 朱卓雄 杜永德 源耀邦 吴永顺
郑炳鸿 黎东耀
责任编辑 侯 荣 李 成 陈 锦
责任印制 曾晓峰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四川美术出版社
邮政编码 610031
制 作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90mm × 285mm
印 张 11.12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0-3234-9
定 价 60.00 元

本书原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以书名《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四川美术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原书号:ISBN 962.04.2495.6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83048191

序言	林云峰	004
前言	陈翠儿	006
导论	蔡宏兴	008
早期乡村建筑——本地围村	林杜铃、何志清	012
维多利亚城的规划	冯永基	020
公共建筑	冯永基	028
经济的结晶——商业建筑	陈丽乔	038
没有记忆的城市——《花样年华》的唐楼	陈翠儿	050
无重地带的建筑森林——九龙城寨与重庆大厦	陈翠儿、张海活、杨炜强、长濑礼子	060
狮子山下的安乐窝——公屋	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	072
中产人士的选择——从洋楼到美孚新村	吴启聪	086
交通交汇处	黄斯龄	098
城市的公共空间	朱卓雄、杜永德、源耀邦	106
“神的庙宇”——教堂建筑	吴永顺	114
水上建筑——大澳棚屋	郑炳鸿	124
临时建筑——竹棚、戏台	郑炳鸿	132
迷人的都会空间——电影院	黎东耀	140
市井的怀旧空间——茶楼、酒楼、茶餐厅	黎东耀	150
百年建筑的人事境物——二十三位香港建筑师及事务所小传	吴启聪	160
参考书目		172
作者简介		174
鸣谢		176
图片出处		177

序言

百年人事几番新，从百年
的角度来宏观香港及其建筑，
再访我们的过去，继往开来，
认识香港建筑历史上的得失，
展望我们未来的香港建筑。

我在此感谢此书的作者
们，一群对香港及其建筑有
如此热忱的建筑师们，他们
在繁忙的工作中，牺牲了自
己的工余时间来撰写此书。
他们都视此为对香港建筑及其
历史作出贡献，别无所求，此
精神实在令人钦佩。

从2001年开始，我得悉这
些建筑师们主动策划此书，这
些年间亦知道他们经历和面对
着不少的困难，但本着“建筑
师”的专业精神，仍从不放弃
出版此书的意愿，要为香港大
众出版一本深入浅出、有观点
和分析性的建筑书籍，实在精
神可嘉。

继往开来，百年似是转
瞬之间，回顾我们的建筑历
史，既有光辉的成果，亦有
可学习和改善之处。

“九七”前的香港，
就像是“借”来的时空，
叫人总不踏实。“九七”
后，作为历史的殖民地身
份结束了，无论是居住或
暂住香港的心境，亦有所
不同。

过往我们没有注重自己
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
的建筑。对于保留、保存和
发扬自己的文化和建筑，我
们也没有注意。不少建筑和
建筑师的历史都随时间而消
失了。

回顾香港的建筑历史，
亦惊叹香港惊人的生命力，
在高度“挤迫”和“艰巨”
的过去，创造了不少的典范。

“挤迫”和“艰巨”变成了
创造的原动力，令香港在现
今“高密度城市”中建立了
一定的位置。

《空间之旅——香港建
筑百年》一书是百年以来难
得的一个抱负，以群策群力
的精神，共同地为社会和建
筑历史作出贡献。

在此，本人亦感谢我们
的合作伙伴——三联书店，
出版了此“百年”难得一遇
的精彩建筑书籍。

林云峰教授
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

前言

■生于斯、长于斯，我们这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生的建筑师，却对自己本土的建筑历史认识不深。

“九七”冲击

香港建筑，就像“无根树”般，随着经济、社会、功能上的需要，以及受到现代建筑理念的影响，从而形成今天的面貌。

可是“九七”以后，香港回归中国，却为这城市带来了不少的冲击。香港不但面对经济转型的阵痛，而且在思想模式上亦发生了不少变化。在经济、政治的大变局下，过往习惯了的模式，似乎都在这急速变化的年代里，变得毫无用处。

“无根树”过往扮演了英国殖民地的角色，今天角色改变了，这一代的人都忙于寻根，急于再认识这个陌生的祖国和自己的过去。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亦是在此时孕育出来。一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建筑师，对本土建筑历史只是略知一二，在三联书店编辑李安小姐的建议下，构思了本书，希望以深入浅出的手法，与大众分享对香港建筑的看法。于是建筑师们分头进行资料搜集，对我们来说，这亦是一个寻找自己过去的历程。

建筑教育的空隙

建筑教育是重要的一环。它培育了我们建筑师，亦间接由这些建筑师塑造了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城市面貌，并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香港首个建筑系是在1950年开始的，系主任是由英国来的布朗教授(Gordon Brown)。布朗教授是一位年轻、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为香港大学建筑系带来了国际的视野，早期的香港建筑师都深受他对建筑热爱的感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大建筑系系主任黎锦超教授，从北美带来了新现代建筑的教学风格，同时亦鼓励学生认识自己的文化、城市和建筑，他深信，亦希望这些种子能培育出“香港建筑”。

建筑教育，包括对建筑历史的认识，可是，曾涉猎中西方建筑历史的我们，却对自己本身的历史一无所知。

“无根树”就像浮萍般，浮动不停。正面来看，它没有固定的定位，变得有极大的可塑性；但反面看，它却令人没有足够的信心，看清自己的位置和未来的方向。

寻找的历程

建筑师吴启聪选择了追溯香港二十世纪初至五十年代的建筑师，包括香港大学建筑系成立前由国内来港的著名建筑师，如朱彬、范文照、徐敬直等人。这些前辈的名字，我们都少有认识，就像只知万宜大厦，而不知道背后的建筑师。

在寻根的历程中，我们发现每一个年代都有他们的限制与机遇，历史上的得与失，甚至他们很多建筑物以至名字都随着时间而消失，乃被人遗忘。但是至今不变、仍被承传下来的却是建筑师对建筑的热忱。

历史此刻的选择

实在是无法于一书内说尽香港百年建筑，本书涵盖的内容只是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些选择。我们选择以时间为主轴，当中突出了一些重要的建筑历史片段：从早期华人聚居的村落，至英人建立的维多利亚城，至二十世纪初渐渐出现有香港特色的建筑。但诉说历史需要有深入的研究和严谨的态度，在历史的追究上我们仍有改进的空间，我们希望此书只是认识香港建筑的一个引子。

建筑是无形理念的表达

建筑，不只是盖房子，亦不只是地产。经济和地产有高有低，但建筑为人创造美好环境的意愿，却不会因为外在顺逆境而增减。今天我们看到的建筑，是我们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理念等无形力量下产生的有形成果。城市建筑就是我们群体的反映。

因此，我们刻意的不以建筑物分类作为本书的结构，因为建筑不只是建筑物，而是生活背后无形因素的产物。

建筑历史的承传

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时代日新月异，建筑和城市的更新是自然的进化，但回顾和保育历史建筑物却是每一代的责任，因为承传的不只是建筑物的外形，而是在建筑上反映人的智慧与抱负，并延续到下一代。

香港建筑特色

浮浮沉沉，经历百载，一步一步的，香港建筑终于拥有自己的步法。回顾过往只移植英国或欧洲歌特式、古典主义，或现代国际风格，或聘用外国的建筑师，香港的建筑师亦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如廖本怀建筑师的华富村，是公共房屋的优秀作品；美孚新村是立体城市、综合功用性的先驱建筑作品，太古城也成为现代高密度混合式建筑的典范。

文化和建筑特色是人生活的自然产品，自然地流露出人的智慧和生命力。

自己的特色要由欣赏自己开始，但这欣赏不是盲目的赞赏，而是需要批判的眼光，正如建筑教育，在一连串的批判后，设计将变得更完备。

这一切都是从无根开始，希望借着此书分享我们这群建筑师寻根的发现。

感谢

此书由2001年开始筹备，至今才正式出版，实在要感谢作者们的忍耐，三联书店李安小姐的鼓励，前辈建筑师们如龙炳颐教授的《香港古今建筑》和钟华楠建筑师的《香港现代建筑》两书的启发，香港建筑师学会前会长刘秀成教授、沈埃迪建筑师、香港建筑师学会现任会长林云峰教授的支持，以及香港建筑师学会的建筑师，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香港理工大学平面设计系及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的学生的义务参与。

《空间之旅——香港建筑百年》一书就如我们百年的香港建筑一样，是群体合作的成果，缺一不可。

在此再次鸣谢所有作者：林杜铃、何志清、冯永基、陈丽乔博士、陈翠儿、张海活、杨炜强、长濑礼子、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严汝洲、吴启聪、林中伟、黄斯龄、乐素芬、朱卓雄、杜永德、源耀邦、吴永顺、郑炳鸿、黎东耀对此书的认真和用心。

我们只是抱着一颗寻根和分享的心出版这本书，内容不足错漏之处，恳请包涵指正。

希望藉此书引发大家认识、欣赏香港建筑的现在与过去，本着承先启后的精神，共同创造精彩的建筑。

“无根树”的寻根之旅，由此出发。

陈翠儿

香港建筑师学会理事
(2004-2006)

导论

蔡宏兴

香港作为一个东西文化交汇、新旧矛盾的社会，“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已经不知不觉、无意识地溶解在香港特有的文化环境中。

问题是当人们被动地接收殖民地宗主国许多前设及世界观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呢？著名文化评论学者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他具争议性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1978）中提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文化（书中分析主要以中东为对象）的刻意扭曲使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1993年，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更指出，西方社会试图对认为是次等的非西方文化作出选择性的遗漏和压迫，以夺取陈述历史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将统治者认同的世界文化观，作为人类生活进步模式唯一的合法版本。

在建筑史观中，以欧洲为中心的扭曲式叙述建筑进化比比皆是，更甚者是对非西方建筑如印度及中国建筑作出蔑视、偏见的诠释。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的权威建筑通史之一、由英国建筑史学家巴尼斯特·费莱兹（Banister Fletcher）主编的《比较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就把中国及印度建筑分类为“非历史样式”，而排斥于源远流长的世界建筑进化系统之外。

如何觅得论述历史及开展将来的操控权，巩固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及开发有关联的知识理论更是扩张及重组权力网络者的南山捷径〔1〕。

今天我们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处境，随着香港回归后骤然而至的中国热，以及对民族主体的歌颂，使我们更需要清醒的分析、判断香港身份的历史定位，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在探讨香港城市未来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更清楚地认识哪些是对发展香港本土文化构成不能逾越的障碍，哪些是有益于增强本土文化体系。

在霸权主义务求主宰全球化的模式、政府奢望香港成为全球化下的大都会策略下，当香港变成外国游客及国内“自由行”消费的商品大都会时，我们有否想到香港的文化特色是被遗弃还是被唤醒呢？

在重组香港文化，包括建筑文化的新认知图像时，我们固然不能只认同外来文化的准则，跟风地“超英赶美”去设计及建造一样的高科技建筑物；更不能在没有充分了解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理论时，便囫圇吞枣，或在“后现代”（post modern）的借口下，幼稚地模仿西方的古典建筑形貌。也不能只靠民族主义支撑，盲目地强调中国传统及自我，否则只会被以往中国建筑文化约束而成为历史的奴隶，逃避发展一个适合香港特殊环境及拥有中国文化特性的建筑体系。

更可怕的是，过于表面地把中国建筑外貌作为代表未来中国建筑文化及香港公共建筑的取向，难道这就是所谓回归传统？低劣模仿的复古弊病不仅是“开倒车”，更连累市民对中国建筑精神及文化的误解，在一头雾水的情形下把无意义的表面抄袭，当作古建筑现代化的特点。

因此我们要时刻警觉，以现代化为名行全球化文化奴役之实的陷阱，同时我们亦要拒绝流入文化保守主义、僵化的创作自由，以免再度为封闭社会及文化知识体制所利用或压制。

建筑作为一门社会不能缺少的实用艺术及经济工具，广泛现实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意识、人民在不同历史时刻对生活文化及道德的价值观。建筑和社会有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关系。随着文化传统及权力操纵的变化，建筑形象及社会审美意识也将相应改变。中国建筑教育开拓者梁思成先生（1901-1972）说过：“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反映；一国一族之建筑适及反鉴其物质精神，继往开来之面貌。”〔2〕

从建筑历史看社会权衡取舍，可以意识到及印证出不同主体观念、政治思想、逻辑系统、东、西文化在不同时代对香港的诉求及探讨。香港建筑作为香港文化具体表现的一部分，它创作上的探索及对香港城市发展的责任实在颇值得我们观摩、研究。尤其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从一个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过渡到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产主义国家下的特别行政区，社会秩序制度都发生变化，使得我们无法回避本土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认同中华民族意识和“香港观念”的同时，我们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建筑师，能否把握机会创造一个人性化、高密度的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大都会及设计出符合香港人独特生活方式的建筑物，将是一个迫切及有深远影响的大课题。

随着全球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在2000年第一次超越在非城市居住的人口,城市设计及高密度建筑将更受到各方瞩目关注。国内及外国学者和建筑专业工作者已经体会到亚洲城市,特别是香港,可能是一个新建筑思维及未来高密度城市生活的活生生实验场所,故近年来已多方面参与及研究亚洲、中国、香港建筑设计及城市规划。但在急速发展中的亚洲城市里,包括香港在内,原有的区域特色也在急速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商品建筑符号,而非建筑物组成的全球单一化虚拟城市。难怪著名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 (Rem Koolhaas) 感慨地说:“Asia as such is in the process of disappearing. Asia has become a kind of immense theme park; Asians themselves have become tourists in Asia. Apparently all the new phenomena take place without architecture, without remarkable architects, and without all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that we imagine to be essential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city. It is one of the great tragedies and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spectacle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Asia that this phenomenal explosion of the urban condition does not coincide with any explosion of Asian architecture.” [3]

香港建筑专业者因为面对求生现实,极多都盲目逃避本地建筑创作的危机,未能坦然面对失败和反省历史,更加上奉承文化弥漫,大多数报导分析均流于粗枝大叶,对什么因素造成香港今天的畸形建筑形态及如何影响未来设计创作,都没有深入的了解及研究,企图回避批评建筑设计错误对市民带来的不便及生活环境质素的降低。有谁能肯定地说,过度挤迫的居住环境及恶劣的设计,没有助长一些社区成为治安不靖的“红番区” [4] 及增加如514童党杀人烧尸事件 [5] 发生的可能性。香港城市开发及物业发展,包括政府公共设施,长期惯常地以金钱挂帅,严重忽略建筑设计要兼顾到人们对私人及公共活动空间的诉求、对香港自然环境和文物古迹作出适当有效保护的责任。建筑师失去用建筑语言去表达市民文化身份及都市时空网络包容性的能力;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如何平衡香港社会公义和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长期无视开发本土建筑体系及赋予建筑应有的价值标准,都在扼杀香港建筑界在世界设计舞台上原可享有的自豪。

香港社会多年来对本土建筑文化发展、研究和保存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都不太关心,旧的建筑物大部分已经拆卸,加上很多资料散失,所以要作较深入及系统的研究谈何容易。就是市民对建筑有兴趣,也可能感到茫无头绪,因为要分辨不同建筑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寻找一些建筑工作者对香港建筑及其发展的评语,并非易事。此书由多名香港建筑师及建筑工作者编写,汇聚了各人对香港建筑文化的解读及反省。在搜集香港建筑史料时,由于关涉的范围极广,只能以香港建筑和社会、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及对本土文化在新旧传统习俗、中西交错系统中发展的因果关系为基础决定取舍,因此本书不能视之为一本香港百年建筑的完整叙述,只能说是一本尝试对百年来的香港建筑演变提出某些观点及描写,希望能藉此使香港市民多些了解过去的生活环境、时空观念形成之隐喻、建筑的功能、各类城市建设理念的优缺点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更希望在提升香港本土建筑文化、人民生活环境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正如古语有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需要重蹈覆辙,为我们的子孙建造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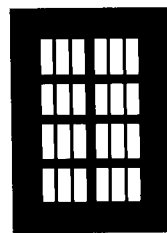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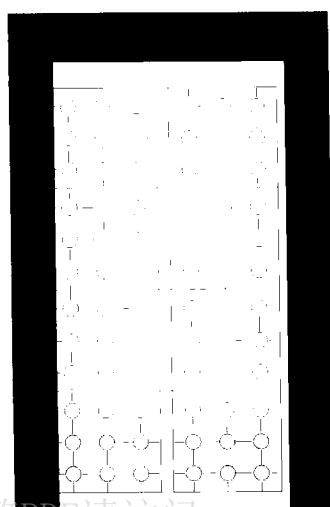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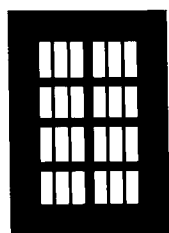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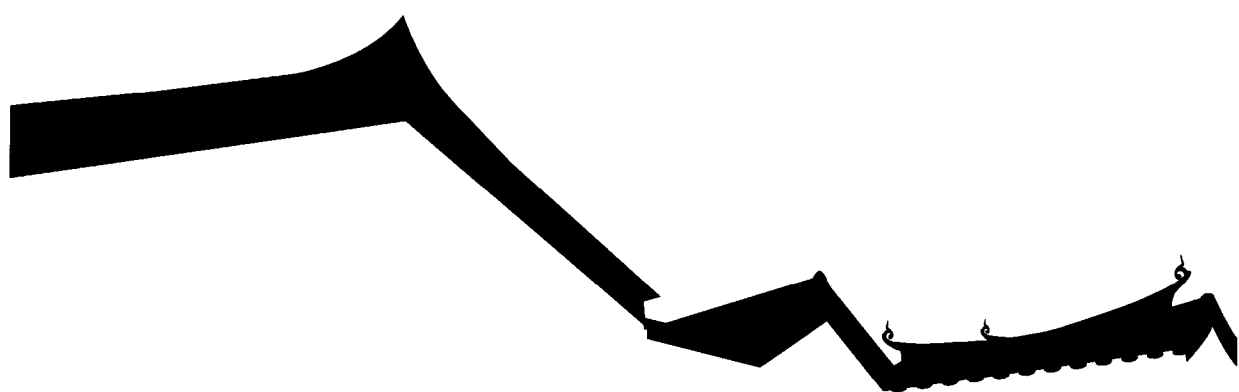
[1] “The realization of a hegemonic apparatus, in so far as it creates a new ideological terrain, determines a reform of consciousness and of methods of knowledge: it is a fact of knowledge, a philosophical fact. In Crocean terms: when one succeeds in introducing a new morality in conformity with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one finishes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ion as well; in other words, one determines a reform of the whole philosophy.” — A. Gramsci,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狱中笔记》)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365-366. 对文化霸权 (hegemony [Italian: dirigere in Gramsci's writing]) 渗透的基础,可参考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及文化理论家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在《狱中笔记》中对文化霸权及知识架构成立的讨论。对知识结构的合法性及权力统治的紧密关系,可参考法国思想史学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作品,尤其是《知识的考掘》(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一书。

[2] 梁思成文集 (三),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页3。

[3] Rem Koolhaas & Harvard Project On The City, Stefano Boeri and Multiplicity, Stanford Kwinter and Daniela Fabricius, Hans Ulrich Obrist, Nadia Tazi, Mutation, (ACTAR arc en reve centre d'architecture, 2000/2001), p. 310.

[4] 秀茂坪和慈云山徙置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有25万居民,居民都称之为“红番区”,反映其治安恶劣。前房屋署署长苗学礼先生在《香港公屋四十五年》一书 (页97) 提到他对徙置大厦设计的印象——“大厦内灯光昏暗,长长的走廊,像有一英里长似的,走来走去也还没有走完。那是一个叫人害怕的环境,我完全可以体会居民的不安感觉。”

[5] 1997年5月14日秀茂坪屋村发生一宗残忍的区内童党欺凌虐待杀人悲剧,14名年仅14至18岁的青少年把一名同屋村的14岁中三学生活活虐待3小时至死,后把尸首烧毁弃置垃圾房。



祠堂，都是排列在中轴线上；但本地围村的轴线却是空间的通道，例如吉庆围

中间的通道由门楼开始直达后围墙中间的祠堂，而觀龙围的中轴线主巷尽头则是神坛。直至今

天，学者还未能解释这种不同空间布局的原因。本地围村的平面布局多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而唯一的入口开在围墙的正中位置。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在十九世纪兴建的松柏寮围，及在粉

岭龙跃头的老围入口都不是开在围墙中央。在围村的入口，一般都建有门楼，而门楼与角楼均是防止敌人进攻之主要建筑设施。在围村的建筑，门楼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型城门，也有暗藏水坑，在敌人用火进攻时，可以放水保护木门不被火烧毁。

无论是哪一种平面布局、不同大门位置的围村，围墙内的房屋都是依据一个纵横交错的里巷网络方格式摆设，排列得井井有条。公用和私用的空间有明显的划分。本地围村的房屋都是集中在围墙内的内庭，除了在后围墙中央的祠堂或神坛外，厚厚的围墙也用作生活辅助设施的建筑空间，例如厨房、仓库或饲养家禽的地方。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这些空间改作居室之用。这些改变使围墙空间的使用较接近岭南围村围墙的用途。事实上，在广东及福建一带，无论是客家方圆土楼、各种形式的围村或围屋，

厚厚的围墙都是分割为居住空间，如果是多层高围墙，这些居所便成为独立的多层（复式）单位。

广东一带围村的厚围墙由于都作居住单位使用，所以屋顶都采用传统的瓦覆盖斜屋顶建筑模式，这与本地可供通道的围墙平屋顶有显著的不同，本地围墙的平屋顶在防御时方便互相照应支援，在平日则作为一个晾晒谷物的平台。

如前文所述，本地围村多为富庶家族所建以保护家族之妇孺财产，所以用料比较讲究（广东一般围村所用的材料大多因地制宜，所以多用夯土）夯。本地围村的围墙墙脚及基座都是用花岗石砌成的，花岗石墙脚的高度不一，视乎围村的财力而定。围墙则用青砖砌成，墙的厚度如粉岭龙跃头老围可厚达一米。大门是整个围村防御的重点，所以非常注重，例如吉庆围的熟铁花铁门，不但达到坚固的功能，而铁门上之纹饰也能显示围村之财富。



林社铃、何志清

早期乡村建筑

本地围村

香港人类聚居的历史可远溯至新石器时代。但根据信史的记载，

则可追溯至宋末帝昀、其弟卫王帝昺逃避元军追袭，南逃暂居于现今九龙城半年；其后二帝西迁新会崖山，一部分士兵及军眷并未随行而定居境内。大量人口的增长则始于清完全撤销《迁界令》（一六八三年）后，当时迁回的人口不足一千七百人，但大规模的外地人——尤其是客家人，却由粤东迁徙至此。

香港最早兴建的围之一是衙前围村，也是现时市区内硕果仅存的围村，可追溯至宋末。

南迁的新移民不是散居在本地人的乡村里，就是聚居在较贫瘠的土地上，基于贫富悬殊、文化背景及生活习惯的不同，难免与本地原居民有所冲突。因此富庶的村落，都建有围墙保护村内的房产，更有在围墙角加建更楼，入口装铁闸，及在墙外挖掘护城河。建于一四六五至一四八七年锦田吉庆围的围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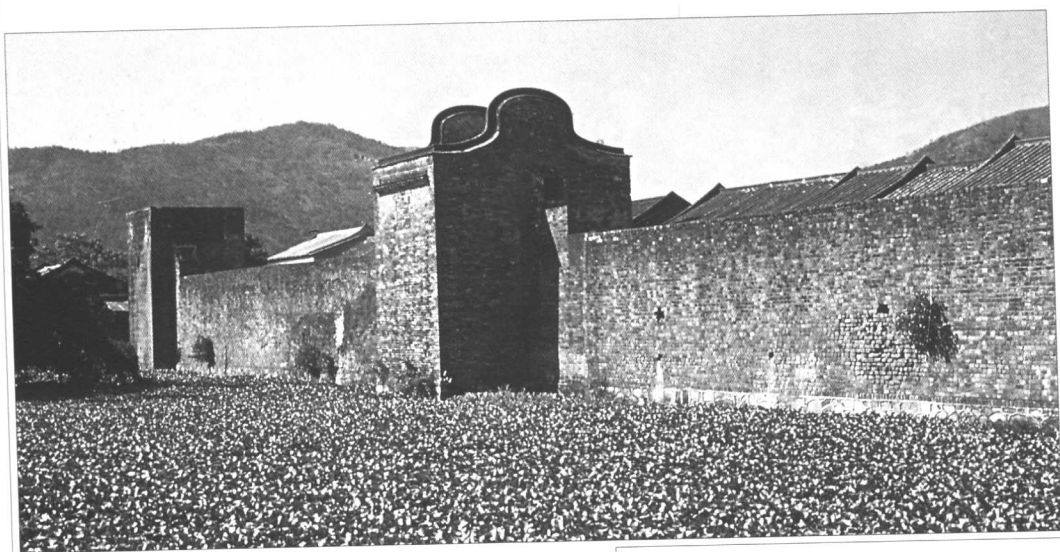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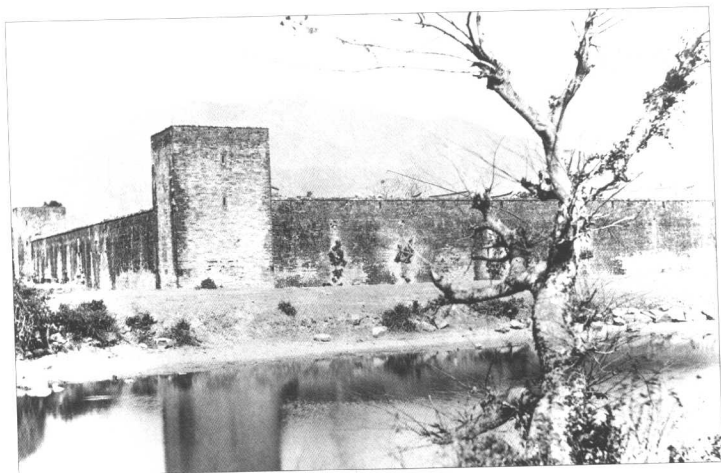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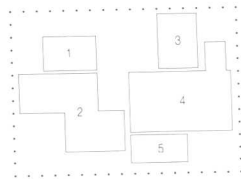
则是在一六六二至一七二二年所加，而锦田吉庆围及粉岭龙跃头靚龙围可说是此类围村的典范。可是，今天这两个围村的护城河亦已填为平地。

根据《新安县志》记载，本港的围村在一六八八年只有十九条，在百余年间至一八一九年已增加至二十九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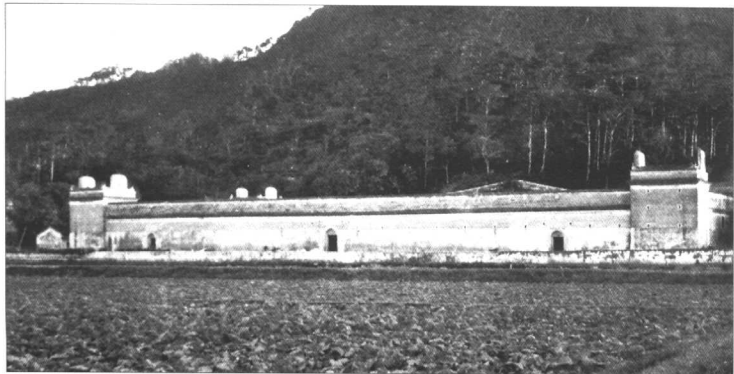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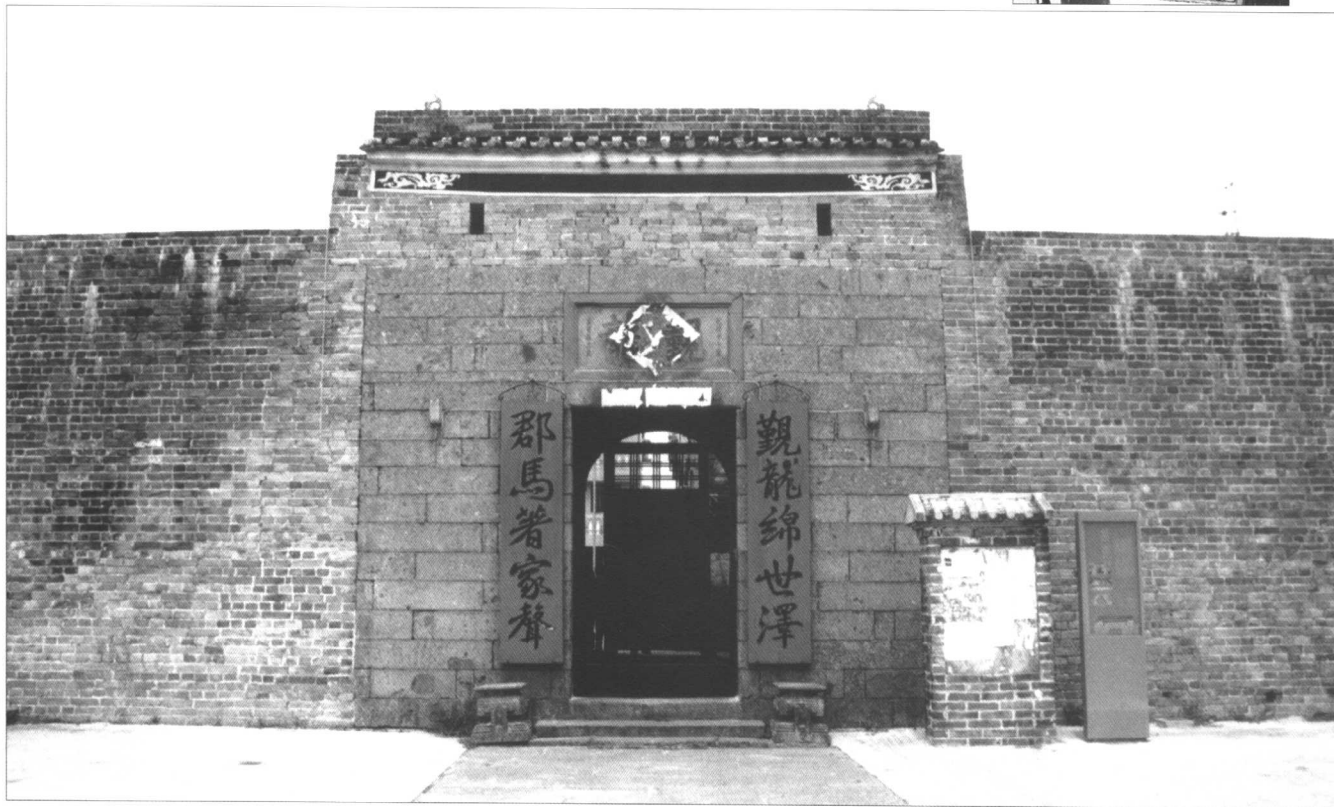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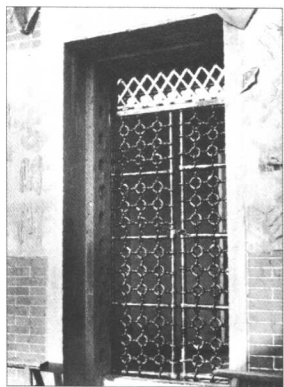
围村建筑除了达到防卫的功能外，实际上是由宗族管理的一个小区。因防御上的需要，必须准备长时期把入口关闭以抵抗强盗或敌人入侵，故围村内一定要有自给自给的基本能力，所以水井在每个围村内都是必须的，而且也会饲养家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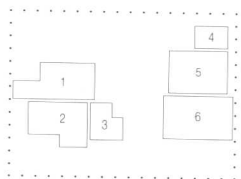
在广东一带，围村的历史发展比本地早，有历史记载最早的围村是南宋兴建的梅县松口蔡蒙吉故居。表面看来，本地围村的建筑形式明显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但也不乏自己的特色。

从整体上看，锦田吉庆围与龙南县西关新围的平面布局极为相似，整个村落的房屋都是由一道厚厚的、有更楼的围墙所保护。不过，西关新围的平面布局是门堂屋的典型代表，在中轴线两旁的建筑都是对称的，而所有重要的建筑物——大厅、



- 1 约1900 - 1910年的锦田吉庆围墙及护河，部分护河现已填平。
- 2 一般围村都建有高厚的围墙，以及护河以加强防御作用。上图是20世纪60年代的吉庆围，侧围墙旁的护河虽未被填平，但已荒废及野草丛生。下图粉岭龙跃头戴龙围（新围）的护河今已被填平。
- 3 粉岭龙跃头老围的入口并不是开在围墙中央，而是在侧面，这与一般的围村入口（在中央）并不相同。
- 4 因防御的原因，入口大门一般比较狭窄，较富有的围村例如吉庆围、泰康围、麻笏围及曾大屋等都有熟铁打成的铁闸，以增加防御功能。
- 5 20世纪初沙田的曾大屋，为打石致富的客籍人士所建，同样拥有高厚的围墙。





- 1 粉岭龙跃头觐龙围（新围）中轴线的通道，图右的建筑物是门楼的背后，围内房屋被拆卸后的平地，现作晾晒衣服之用。
- 2 围内一般都有多个水井，以供防御时自给自足之用。
- 3 从粉岭老围围墙内的枪孔，可见围墙非常厚，而围墙砖要比现时建筑用的红砖大。
- 4 从粉岭老围围墙顶可见围墙厚度超过一米。
- 5 大门入口后的通道，围内通道一般比较狭窄。
- 6 1993年的衙前围村，是现时市区内硕果仅存的围村，唯其围墙部分已被拆卸。

